

踰越

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

李有成◆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李有成著．-- 初版．-- 臺北市：允晨文化，2007 [民96]

面 ； 公分 --（允晨叢刊；114）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78-986-7178-31-2（平裝）

1.美國文學 - 評論

874.2

95025032

允晨叢刊 114

踰越

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

作 者：李有成

發行人：廖志峰

主 編：李怡慧

責任編輯：洪虹玲

美術編輯：劉寶榮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服務電話：(02)2507-2606(代表號)

傳真電話：(02)2507-4260

<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eas@tpts6.seed.net.tw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二〇〇七年一月十日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製 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 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協億裝訂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260元

ISBN：978-986-7178-31-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I 712.06
20082

允晨叢刊 114

踰越

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



李有成一著

自序

這是我第二次到京都。上一次是兩年前，那是應日本亞裔美國文學學會之邀；這一次是爲了參加日本黑人研究學會的第五十二屆年會。這個學會成立於一九五四年，是日本戰後成立的許多學術團體之一，成立的初衷在學習美國黑人追求社會公義與平等的民主鬥爭，並抗拒爲日本和鄰近國家帶來災難與痛苦的右翼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學術團體。

我是應邀在該學會的年會發表主題演講。學會會長北島義信教授與其同事山本伸教授都是認識多年的朋友，我們有共同的學術興趣，對許多事情看法相近，因此每次見面暢談都非常愉快。三月間北島與山本兩位教授親自到台北面邀，並商定演講的大致範圍。我最後選擇以〈亞洲化非裔美國研究〉（“Asianising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爲題，討論在亞洲地區從事非裔美國研究的策略與意義。這是我們這些年來經常交換意見的一個議題，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認真思考這個議題。我無意介入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類解放意義不大的爭論中，因此嘗試以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者和思想家竹內好在其文章〈亞洲作爲方法〉（〈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中的若干觀點爲基礎，申述如何在亞洲了解與研究美國黑人社群的歷史發展和文化生產。亞洲各國的歷史進程與文化景觀各有差異，將亞洲各國同質化與一體化是很危險的

事。不過詭異的是，亞洲許多國家和黑色美國卻也具有共同的歷史經驗，那就是遭受白人強權殖民的痛苦經驗。了解黑色美國，研究非裔美國人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生產，其實也是一種論述方法與策略，我們可以藉此反省和檢討亞洲內部不同社會所面對的種種問題：社會不公、貧富不均、種族或族群歧視、性別壓制、對人權與公民權的侵犯、對外勞的剝削與奴役、對外籍配偶的歧視等等。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血淚斑斑，類似的遭遇書不盡書；其實非裔美國人所面對的某些結構性問題至今並未完全消失。

在這樣的國際學術場合，我經常會被初認識的同行問道：爲什麼要從事非裔美國研究？

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對我而言，從事非裔美國研究其實還有一、兩個自傳性的理由。我的書架上至今仍擺放著一本企鵝版的鮑爾溫（James Baldwin）的《下回是火》（*The Fire Next Time*），書的扉頁上所寫的購書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購書地點若不是檳城就是吉隆坡。翌年我到台北讀書，行囊中所攜帶的唯一的英文書就是《下回是火》，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在人前人後仍然對鮑爾溫推崇不已。透過鮑爾溫的小說與散文，我逐漸了解非裔美國人的社會與文化鬥爭；也因爲閱讀鮑爾溫的經驗，我很早就體會到文學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形式，是我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即曾說過，他是藉由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這個卓越的老頭子」的小說了解「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歷史」的。顯然，文學的功能不只是爲了陶冶性情，變換氣質，或者點綴性地爲某些人增添人文素養而已。

一九七六年我進台大外文研究所念書，在朱炎老師的課堂上認真地讀了艾利森（Ralph Ellison）的小說《隱形人》（*Invisible Man*）。我也從此開始比較有系統地閱讀非裔美國文學，後來竟因此選定非裔美國文學作為自己的學術領域之一。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兩度分別到賓州大學和紐約大學研究，在研究非洲與其離散社群電影的友人賈化樂（Manthia Diawara）的引介下，逐步較深入地了解非裔美國人的電影文化工業。黑色美國的人口近三千五百萬人，比台灣還多，平心而論，其社會與經濟生產雖屬弱勢，但其大眾文化工業產品卻大量佔據全球消費市場，其文學與文化生產無疑更值得我們刮目相看。黑人離散社群（black diaspora）與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的研究尤其是當前方興未艾的學術研究領域，對於華人離散社群與跨太平洋（transpacific）的研究應該有若干攻錯或借鏡的啟發意義。

這本書是我二十幾年來從事非裔美國研究的部分成績，還有其他相關的論文日後若有機會我會另外結集出版。這些年來我的研究工作獲得許多師友的鼓勵與支持：朱炎老師當年在課堂上給我的啟迪與日後的鞭策；齊邦媛、田維新、滕以魯、周英雄等師長多年來的期許與勉勵；何文敬、單德興及紀元文對書中若干章節曾經提供許多高見；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向這些師友表示由衷的感謝。我也要謝謝助理曾嘉琦的辛勞。這本書的初稿輸入與校訂，乃至於索引的編排，都是嘉琦辛苦完成的。本書第三章原以英文發表，中文初稿由我的學生邱正祥翻譯，謝謝正祥的幫忙。中央研究院的同事黃進興兄再次鼓勵我把這本書交給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允晨的主編李怡慧小姐和她的工作同仁為這本書的出版費心費力，我內心非常感激。此外，我

的研究工作長期獲得中央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大力支持，我應該誌此表示謝意。二十多年來容慧辛苦持家，讓我能專心於學術與行政工作，這是最銘感於心的。

是爲序。

李有明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寫於四日市、京都及奈良

目錄

自序	3
緒論：踰越的必要	9
第一部分	
一、踰越：《道格拉斯自撰生平敘述》中的識字政治	25
二、鮑爾溫的自傳行爲	45
三、《馬爾孔X自傳》的主體問題	61
第二部分	
四、哈林文藝復興與口述文學的政治	89
五、藍調解放：非裔美國文學批評的世代遞嬗	107
六、裴克與非裔美國表現文化的考古	125
第三部分	
七、行動中的黑人（文化）研究	145
八、恐懼生態學與黑色洛杉磯	161
九、消費資本主義下的存活綱領：胡克絲論階級	173
附錄	
十、從黑人美學到非裔美國文化研究：裴克訪談錄	195
書目	223
索引	243

緒論： 踰越的必要

一

一九九三年十月七日瑞典皇家學院宣布，非裔美國女作家莫莉森（Toni Morriso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台北的各大報循例在第二天的副刊印製專輯。其中一家的專輯發表了一幅二格漫畫，嘲諷莫莉森的獲獎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玩弄平衡遊戲的結果。漫畫非常活潑生動，富於嘲弄的批評意涵。在第一格畫中，一位左手揮舞桂冠的黑人女士挽著一位代表諾貝爾獎的紳士步下台階，女士的左邊站著一群代表西方世界的男人，包括一位套著頭罩的三K黨人。其中一位評論說：「他們是專搞種族、性別、宗教、政治的平衡遊戲，還是真的在辦文學獎？……」

漫畫的第二格中間站著一位主教模樣的人，頭上戴著法帽，上書「諾貝爾獎」。他手捧桂冠，準備套在面前一位下跪的男人頭上，此人代表第三世界。主教左後方站著兩個人，一位代表第一世界，另一位則象徵第二世界；主教的右前方則站著幾位歡欣鼓舞的男女，他們無疑是第三世界的代表。主教開口說話：「我奉諾貝爾在天之靈名要你……不，賜你最高榮譽。」

漫畫家顯然對莫莉森獲獎頗有意見，我猜想當時他對莫莉森的文學產業可能所知不多，因此會有這樣的偏見。這種偏見顯然不獨為漫畫家所有，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與文化中隨處可見，是我們最該警覺自省的一部分。這其中所涉及的當然主要還是再現（representation）的問題：在許多人的文化知識裏，黑色美國恐怕還是那個長期被白人媒體與好萊塢文化工業中介與再現的黑色美國。

對非裔美國文學乃至於其他弱勢族裔文學而言，再現自始就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誰來再現？再現些什麼？如何再現？誰掌握再現的工具？這些問題及其答案無疑決定了再現的結果。我們對非裔美國文學的了解其實相當程度也是上述這些問題介入的結果。非裔美國文學的社群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而且一直力圖改變或翻轉這個現象。譬如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就有後來被稱為黑人美學（the Black Aesthetic）的文學運動嘗試重新界定黑白的文學關係，破除既存的文學偏見，以期建立新的文學疆界。黑人美學企圖自我形塑的乃是一個美學的對立系統，用黑人美學的理論大將倪爾（Larry Neal）的話說，黑人美學希望能夠建立「分別獨立的象徵、神話、批判與圖像系統」（Neal 1989: 62），其最終目的當然是為了對抗白人的強勢文化價值與主流美學觀點。要達成這樣的目的，黑人美學的主要工作大致有二：一是發掘、創造與建立非裔美國文學傳統。黑人美學不可能憑空產生，它必須根植於非裔美國人兩百多年來的日常生活經驗與文化傳統，包括黑人宗教、音樂、舞蹈、口述與修辭策略、街頭民俗活動等等。也就是說，黑人美學的養份必須來自非裔美國人獨特的歷史經驗以及此經驗所支撐的創作活動。二是摸索、形塑與創建一套屬於非裔

美國人的美學標準與價值系統，藉以分析，詮釋，評斷非裔美國人的文學生產與論述活動。非裔美國文學既衍生自有別於美國白人主流文學的歷史傳統，就必須建立一套屬於此歷史傳統的術語、符碼與分析策略，才可能真正有效地詮釋與評論其文學生產。白人的理論與詮釋策略既受制於自身歷史經驗與美學系統所造成的文化偏見，顯然並不適用於詮釋與評斷非裔美國人的文學生產。黑人文學長期受到排斥、貶抑、變形、扭曲的命運，道理不難想像。總之，黑人美學相信文學理論與批評系統有其文化獨特性，其所隱含的種族與文化政治明顯在於：一方面消極地抗拒與顛覆白人的霸權文學理論與詮釋系統；另一方面則積極地建立一套以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傳統為基礎的理論與批評系統，以新的語言與批評策略檢視非裔美國人的文學生產與文學流變。

黑人美學顯然很早就注意到再現的問題。再現的偏見最容易具體化各種各樣的種族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想要形塑的對象主要是他者（the other），目的是「為了控制含混狀態與設定疆界」（Bronfen 1992: 182）。他者即非我族類，陌生、神秘，其意義難以掌握，因此具有危險性，必須加以圍堵，控制，或放逐到邊陲地帶。將他者刻板化，正好可以否定其異質性與個體性，也就是否定其歷史。「刻板印象正是處理因自我與非自我（即他者）的分裂所造成的不穩定狀態的一種方式，目的在保留監控與秩序的幻覺」（Bronfen 1992: 182）。

種族刻板印象正是種族歧視思想與行為中最常見的形式之一，本身即是一種高度總體化與概括化的過程，是泯滅個別差異，模糊個人的獨特面貌，納入固定分類，代之以定型，並重複，強化種族偏見的結

果。在我看來，刻板印象不僅助長邊陲化，更是一種思想怠惰、知識停滯或不長進的行為，其背後所潛藏的其實是一種對踰越行為的恐懼。

二

種族歧視之所以能夠深入社會各個階層，特別為社會中的強勢族群所信仰，並作為合理化其迫害弱勢族群的理論依據，顯然必須經過經年累月綿密的規劃與細心的設計；換言之，必須經過部署細節、列舉實證、製造聲明、建構理論等論述程序，並且透過國家機器和社會與文化機制進行教育與滲透，才能夠形成氣候，深植人心。鮑爾溫（James Baldwin）在黑奴解放一百週年紀念日以〈我的地牢動搖〉（“My Dungeon Shook”）為題，給他的侄兒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

這個天真的國家將你擺在貧民窟裏，其實早就有意讓你毀滅。且讓我精確地說出我的意思，因為這才是事情的真相，也是我與自己國家爭吵的根源。你出生在你出生的地方，面對你所面對的未來，只因為你是個黑人，別無其他原因。你的志向的界線就此永遠受到限制。你出生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它以諸多方式，竭盡所能蠻橫而清楚地指出你是個一無是處的人。沒有人期望你出類拔萃：人家只希望你與平庸為伍。不管你走到那裏，……總有人告訴你該往何處去，該做些什麼（以及該怎麼做），該住在那裏，以及該與誰婚娶。我知道你的同胞並不同意我這種說法，我還聽到他們說：「你誇大其辭。」他們不了解哈林，可是我了

解。你也了解。不要輕信別人的話，包括我的——信任你的經驗。你要了解你來自何方。如果你了解你來自何方，你就知道：你要去向何處其實並無任何限制。人家早就處心積慮將你生命中的種種細節和象徵詳加設計，要你相信白人所說的有關你的一切。請你設法記住，他們所相信的，以及他們所做的、要你承受的一切，並不足以證明你的卑賤，反而證明了他們的殘酷不仁與恐懼不安。……他們其實陷於自己所不了解的歷史；除非他們了解，他們無法從中獲得釋放。……你不妨想像，某個清晨你醒過來，發現陽光燦爛而群星燃放光芒，你會有何感覺。你會深感恐懼，因為這一切有違自然秩序。宇宙中的任何變動都是令人害怕的，因為這種變動深深地襲擊了一個人對自身現實的體認。誠然，在白人的世界裏，黑人的作用就像一顆固定的星辰、一根不可移動的支柱：一旦他離開他的位置，天地勢必從根動搖。

(Baldwin 1963: 21-23)

鮑爾溫這一席話無異於戳破了美國種族關係的面具，直指美國種族主義的核心真相，特別是種種規劃與界定種族關係的設計與結構。總之，黑色美國所面對的種族歧視其實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論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時所謂的細節政策（policy of detail）。^①

① 薩依德認為猶太復國主義並非只是單純的殖民視境，而是一種細節政策。在這個政策的規劃下，巴勒斯坦不僅是應許之地而已，亦且是個「具有特質的特別疆域」。猶太人「一寸寸、一步步」，鉅細靡遺地（in detail）對這片特別疆域進行考察。阿拉伯人則渾然無知，不知道自己所面對的其實是一種細節規劃（a discipline of detail），猶太人即是透過此細節規劃，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向只能想像的家國（Said 1992: 94-95）。

鮑爾溫的話中另有一點值得注意。他對美國種族主義的描述顯然多出之以地理或空間修辭：「貧民窟」、「界線」、「走到那裏」、「往何處去」、「住在那裏」、「來自何方」、「根基」、「位置」，甚至於「固定的星辰」、「不可移動的支柱」等涉及種族歧視的聲明，無不都是地理或空間用語。這些用語清楚劃定了非裔美國人的社會與文化疆界，以及非裔美國人在疆界內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角色不能混淆，功能不能錯置，疆界更不能踰越，對白人的世界而言，這是「自然秩序」。一旦這些秩序稍有變動，一旦非裔美國人「離開他的位置」，用鮑爾溫的話說，「天地勢必從根動搖」。

在一個黑白涇渭分明的世界裏，踰越無疑是改變現狀的基礎，因此是危險的。在非裔美國文學——特別是自傳傳統——中，這樣的實例不勝枚舉。非裔美國人從許多歷史經驗中體會到，只有踰越才能挑戰或否定白人強勢種族的否定政治（politics of negation）。正如胡克絲（bell hooks）所指出的，「要拒絕被否定就要踰越」（hooks 1994b: 270），否則只好繼續接受現存的秩序。「如果有人不怕損失，不怕被禁錮在持續的孤立狀態中——不被承認，有人想改變某些與他們有關的事務，改變他們所生活的世界」（hooks 1994b: 270），每一個這樣的時刻都是踰越的時刻。踰越意味著跨界，也就是跨過已被接受的——不管願不願意——疆界，挑戰既有的規範，改變原先建立的秩序。換句話說，踰越也意味著否定——否定現狀，尤其是不公不義或充滿偏見的現狀。被踰越的一方固然會感到危險和恐懼，因為既存的秩序與規範可能就動搖；踰越的一方也同樣要面對危險和恐懼，因為踰越不僅會招來壓制與反擊，踰越同時導向未知，導向陌生的疆界，而未

知和陌生往往令人害怕。

不過，踰越也帶來了新的視角與新的可能性。胡克絲即曾以教學為例，說明踰越的重要性。踰越才有可能使她質疑充滿偏見的教學實踐，而規範與鞏固各種宰制性或支配性關係——如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正是這些教學實踐；踰越也使她有機會想像新的方式和新的角度來教導不同群體的學生（hooks 1994a: 10）。顯然，對胡克絲而言，在各種危險和恐懼中，踰越其實也潛藏著諸多正面而積極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踰越無疑是一種解放。正如社會學家簡克思（Chris Jenks）特別指出的，「踰越與無秩序不同；踰越打開混亂，並提醒我們秩序的重要性」（Jenks 2003: 7）。簡克思的意思是，踰越是對舊有秩序的挑戰，其目的在建立新的秩序，是破與立之間必要的過程。在經過破與立之後，新的秩序理論上應該更為合理，更富正面意義。因此簡克思認為，「踰越是跨過由戒律或法律或傳統設下的疆界或界限，是違規或侵犯。不過踰越不僅如此而已，踰越是宣告甚至讚揚戒律、法律或傳統。踰越既是否定也是肯定的深切反省的行為」（Jenks 2003: 2）。

我們還可以援引巴赫汀（Mikhail Bakhtin）來討論踰越的現象。巴赫汀並未使用踰越一詞，他的用詞是嘉年華會（carnival）。在《杜斯妥耶夫斯基詩學的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一書中討論到文類的時候，他這麼指出：

可以這麼說，……中世紀的人在某方面是過著兩種的生活：一種是官方的，單調、嚴肅而陰鬱；謹守嚴格的層系秩序；